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柳宗元資料彙編

下冊

中華書局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柳宗元資料彙編

下
冊

吳文治編

五 清代

錢謙益

【嚮言三十首（錄一首）】王伾、王叔文之用事也，罷宮市，禁五坊小兒，停鹽鐵使進獻，追故相陸贄、前諫議大夫陽城赴京師，收神策諸軍兵柄，中外相慶，以爲伊、周再出。其所與謀議者十數人，皆於時豪俊有名之士。一旦事敗，狼藉誅譴，天下後世，與鄭注、李訓同類而共貶之，未有憐而冤之者也。此其故何也？史稱伾、叔文及諸朋黨之門，車馬填湊，伾門尤盛。珍玩賄遺，歲時不絕。室中爲無門大櫃，唯開一竅，受藏金寶，妻或寢臥其上。韓愈《永貞行》曰：「狐鳴梟噪爭署置，陽睽跳踉相嫵媚。夜作詔書朝拜官，超資越序曾無難。公然白日受賄賂，火齊磊落堆金盤。」嗚呼！伾、叔文之時何時也，乘時多僻，欲幹運六合，斟酌萬幾，革弊政，舉遺逸，奪中人之權，軒然以伊、周爲任，此何等事也。天下之善事美名之所集，造物之所忌也。潔白以居之，慎密以待之，猶懼不克，而況以寵賂乎？夫安得而不敗？伊、周之盛也，有格天之勳績足以持之，故不敗；梁、竇之橫也，有彌天之怨謗亦足以消之，故久而後敗。伾、叔文竊伊、周之譽而市梁、竇之權，名利並收，天人交怨，其敗不旋踵，宜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天之所助者順也，人之所助者信也。負且乘，致寇至，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盜思奪之矣。語曰，桑霍爲

我戒。豈不厚哉！（《牧齋初學集》卷二十三）

【陽明近溪語要序（節錄）】吾嘗讀柳子厚之書，其稱浮圖之說，推離還源，合於生而靜者，以爲不背於孔子；其稱大鑒之道，始以性善，終以性善，不假耘鋤者，以爲不背於孟子。然後恍然有得於儒釋門庭之外，涉獵先儒之書。而夷考其行事，其持身之嚴，任道之篤，以毗尼按之，殆亦儒門之律師也。……若夫以佛合孔，以禪合孟，則非余之言而柳子之言也。（同上卷二十八）

【一樹齋集序（節錄）】余觀有宋諸儒辭闢佛氏之說，心竊疑之。至于張無盡、李純甫之徒，張皇禪學，培植儒宗，亦未敢以爲允也。柳子厚之稱大鑒曰，其教人，始以性善，終以性善，不假耘鋤，合所謂生而靜者。吾讀之而快。然以爲儒與禪之學皆以見性，性善之宗本于孟氏，而大暢于大鑒，推離還源，如旅人之歸其鄉井也，自東自西，一而已矣。禪師大弘大鑒之道，苞并禪律，其書滿家，推離還源，要不出于子厚所云。（同上卷三十三）

【張益之先生存簡集序（節錄）】柳子厚作《石表先友記》，凡六十有七人。考之于傳，卓然知名者，蓋二十人。則二十人之外，皆藉子厚之《記》以傳者也。（同上）

【彭達生晦農草序（節錄）】有唐之文，莫盛于韓、柳，而皆出元和之世。聖德之《頌》，淮西之《雅》，鏗鏘其音，灑汗其氣，睍然與三代同風。（《牧齋有學集》卷十九）

【顧麟士詩集序（節錄）】萬曆之季，時文日趨于邪僻。婁江顧麟士、虞山楊子常，申明程、朱之緒言，典型先民，以易天下，海內謂之楊、顧。麟士歿，遂以儒行祭於瞽宗，而其子涓請余爲其詩序。余惟世

之論詩者，知有詩人之詩，而不知有儒者之詩。《詩三百篇》，巡守之所陳，太師之所繫，採諸田畯紅女塗歌巷諤者，列國之風而已；曰雅曰頌，言王政而美盛德者，莫不肇自典謨，本於經術。……唐之詩人，皆精於經學，韓之《元和聖德》，柳之《平淮夷雅》，雅之正也，玉川子之《月蝕》，雅之變也。……麟士於有宋諸儒之學，沈研鑽極已深，知《六經》之指歸，而毛、鄭之詩專門名家，故其所得者爲尤粹。其爲詩，蒐羅杼軸，耽思旁訊，選義考辭，各有來自。雖其托寄多端，激昂俛仰，而被服誰雅，終不詭於經術，目之曰儒者之詩，殆無愧焉。……余故特爲之論著，庶幾後之論詩者，於經學蕪穢、雅頌廢壞之後，而猶知有儒者之詩，則自余之目麟士始也。（同上）

【徐巨源哀詞（節錄）】 昔韓退之《哀獨孤申叔》曰：「衆萬之生，孰非天耶？」「將下民之好惡蒼茫無端而暫寓于其間耶？」柳子厚《哭張後餘》，謂激者曰：「天之殺恆在善人，而佑不肖。」是二者，其論皆不及孟子。孟子論天下無道有道，德力相役，而蔽之曰：是二者，天也，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有道無道皆天，豈暫寓耶？順存而逆亡，豈但殺善耶？孟子之論則通矣。（同上卷三十七）

【跋高麗板柳文（節錄）】 高麗國刻唐柳先生集，繭紙堅緻，字畫瘦勁，在中華亦爲善本。（同上卷四十六）

陳宏緒

文章要作便不佳。太史公敍灌夫使酒罵坐，魏文帝《典論》自敍，韓退之《祭十二郎文》，柳子厚《與許京兆孟容書》，直是一混，寫來何曾有意。（《寒夜錄》卷上）

馮班

柳子厚《封建論》本於《呂氏春秋》兼採《列子》，子厚多學子書作文字。《愚溪說》亦出《呂氏春秋》。（《鮑吟雜錄》卷四

讀古淺說）

編者按：文中小字係清何焯評語。

吳偉業

【陳百史文集序（節錄）】三代而下，人材薄，學術廢，草昧之功，類不始於儒者。迨乎昇平累葉，文事迺興，用以粉飾鋪張而無所緩急。不得已借瓊異詭僻之辭以自見。其有卓然越於流俗者，漢賈誼、董仲舒、司馬遷、劉向之屬，皆在高惠。以後韓、柳，則當唐之既衰。有宋慶曆、嘉祐之間，歐、曾並起。此數君子者，各成一代之文，聲施後祀。余所惜者，以彼其才，使之生於開創之初，親見其行事，所著當不止此。（《梅村家藏藁》卷二十七）

金人瑞

《邕州馬退山茅亭記》奇在起筆。斗地先寫茅亭，以後逐段寫山，寫人，寫作亭，寫作記，皆一定自然

之法度也。（《古文評註補正》卷七評柳文）

《永州新堂記》 逐段寫地，寫人，寫起工，寫畢工，乃至寫筵客起賀，皆一定自然之法度。奇特在起筆，

斗地作二反一落，如槎枒怪樹，不是常觀。（同上）

《上李夷簡相公書》 沉因既久，其言至悲，與昌黎《應科目時書》絕不同。蓋彼段段句句字字，負氣傲岸；此段段句句字字，迫蹙掩抑，則所處之地不同也。看他拉拉雜雜，將「墜者」字、「烏獲」字、「千尋之綆」字、「千仞之巖」字、「不可遇」字、「幸遇」字、「號」字、「望」字、「呼憤自斃」字，如桃花紅雨，一齊亂落，便成絕妙收煞。（《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》卷二評柳文）

《答韋中立論師書》 此爲恣意恣筆之文。恣意恣筆之文，最忌直，今看其筆筆中間皆作一折。後賢若欲學其恣，必須學其折也。（同上）

《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》 吾細讀其通篇筆態，並不是寫自家不肯輕易爲人作序，亦不是寫今日獨肯爲廖秀才作序；乃是刻寫當時無一人不要其作序，今則更無一人要其作序，以爲痛憤。（同上）

《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》 通篇斜風斜雨，枝幹離披文字。乃細細分之，却是兩扇對寫到底，於極嚴整中，故作恣意；於極恣意中，故就嚴整，真乃翰墨之奇觀也。通篇將求知感知，兩兩分寫到底，起雙提立柱。中後，將求知感知，分寫四大段，兩兩作應。但中二段，就古人說，後二段，方入崔大理自己身上說，文字便覺不重不複。（同上）

《謗譽》 不過只是「鄉人之善者好之」二句意，看他無端變出如許層折，如許轉接，如許幽秀歷落。

(同上卷二)

《送薛存義之任序》 無多十數句，看其筆勢，如蛇夭矯不就捕。(同上)

《送僧浩初序》 通篇如與退之辨難，殊不知都是憑空起波。前「嗜浮圖言」、「與浮圖遊」二句，如棋之勢子，中二大幅如下棋，後入浩初，如棋劫也。(同上)

《小石城山記》 筆筆眼前小景，筆筆天外奇情。(同上卷三)

《桐葉封弟辯》 裁幅甚短，而爲義弘深，斟酌不盡。不惟文字頓挫入妙，雖處人倫之至道，亦全於此。(同上卷四)

《祭十郎文》 《祭十二郎》，搖曳；《祭十郎》，荒促。其搖曳也，蓋爲得之訃聞；若其荒促也，乃爲萬里炎荒，躬親撫殮。蓋彼自有不得不搖曳之情，此又有更搖曳不得之情也。若其痛毒，直是一種。(同上)

《祭崔簡旅櫬上都文》 一篇短短招魂文字，妙在對崔簡樞，滴自己淚。(同上)

黃宗羲

【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（節錄）】 鹿門八家之選，其旨大略本之荆川道思。然其圈點勾抹，多不得要領，故有賸理脈絡處不標出，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，與世俗差強不遠。至其批評謬處，姑舉一二。……柳州貶後諸書，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，詩文殊自曠達。蓋由子瞻深悟禪宗，故獨超脫，

較子厚相隔數倍。蓋子瞻之謫，爲奸邪所忌；而子厚之謫，人且目之爲奸邪。心事不自，出語悽愴，其所處與子瞻異也。若論禪宗，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。《與顧十郎書》，子厚爲顧少連所取士，十郎乃少連子也。於座主之門，故稱門生。書中「顯贈榮諡，揚於天官，敷於天下」，已明言少連之死，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。是尙疑十郎爲座主也。（《南雷文約》卷四）

【婦女誌例】 婦女之志，以夫爵冠之，如某官夫人某氏，或某官某人妻某氏。庾信、陳子昂、張說、獨孤及皆然。若子著名，則以子爵冠之。如柳子厚爲王叔文母誌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間劉氏。婦人後夫而死者，其葬書附葬。權德輿集中，宏農楊氏、河東縣君柳氏、博陵縣君崔氏，皆如此例。

（《金石要例》）

【行狀例】 「行狀」爲議諡而作，與求志而作者，其體稍異：爲諡者須將諡法配之，可不書婚娶子姪昌黎狀董晉亦書子姪，柳州狀段太尉、狀柳渾是也。爲求文者，昌黎之狀馬韓，柳州之狀陳京，白香山之狀祖父是也。（同上）

【誄例】 誄亦納於壙中。故柳州《虞鶴鳴誄》云：「追列遺懿，求諸后土。」誌銘亦可謂之誄，元鄭師山爲《洪頤墓誌銘》云：「其門人俞溥狀其言行，俾爲之誄，以識其葬。」（同上）

【書祖父例】 蔡邕《祖攜碑》云：「攜字叔業，曾祖父勳。攜生稜，稜生邕，邕至勳，連身六世，故後漢邕傳稱勳爲六世祖。而唐穆員爲其父誌高祖上一世則稱五代祖。陳子昂志父墓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，方慶生曾祖湯，湯生祖通，通生皇考辯。柳州父神道表：六代祖慶，五代祖旦，高祖楷。蘇子美父誌

亦然。此當從後。

范育《呂和叔墓表》，稱曾祖爲皇考，祖爲王考。庾承宣爲田布碑，稱曾祖爲王大父。柳州《柳府君墳前石表辭》，稱高祖王父、曾祖王父、祖王父。（同上）

【書國號例】凡書出仕於前代，稱其國號，當代稱皇，柳州柳渾、陳京狀是也。（同上）

【塔銘例】柳州云：「凡葬大浮圖無竊穴，其用碑不宜。」然柳州之爲浮圖碑多矣。今釋氏之葬，不曰碑銘而曰塔銘者，猶存不宜用碑之義也。（同上）

【銘法例】《祭統》，銘之義，稱美而不稱惡，此孝子孝孫之心也。故昌黎云應銘法。若不應銘法，則不銘之矣。以此寓褒貶於其間。然昌黎之於子厚，言「少年勇於爲人，不自貴重」。誌李千單書服祕藥一事，以爲世戒。誌李虛中，亦書其以水銀爲黃金，服之冀不死。誌王適，書其謾侯高事。誌李道古，言其薦妄人柳泌。皆不掩所短，非截然諛墓者也。（同上）

文必本之《六經》，始有根本。惟劉向、曾鞏，多引經語。至於韓、歐，融聖人之意而出之，不必用經，自然經術之文也。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填塞，以希經術，去之遠矣。文以理爲主，然而情不至，則亦理之郭廓耳。廬陵之誌交友，無不嗚咽。子厚之言身世，莫不悽愴。郝陵川之處眞州，戴剡源之入故都，其言皆能惻惻動人。古今自有一種文章，不可磨滅。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。而世不乏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皆以大文目之。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，所謂剌然無物者也。（《論文管見》）

所謂文者，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。心苟未明，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，不過枝葉耳。無所附之而生，

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。凡九流百家，以其所明者，沛然隨地湧出，便是至文。故使子美而談劍器，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；柳州而敘宮室，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；此豈可強者哉！（同上）

顧炎武

【文人摹倣之病】 洪氏《容齋隨筆》曰：「枚乘作《七發》，創意造端，麗辭腴旨，上薄騷些，故爲可喜。其後繼之者，如傅毅《七激》，張衡《七辯》，崔駰《七依》，馬融《七廣》，曹植《七啓》，王粲《七釋》，張協《七命》之類，規倣太切，了無新意。傅玄又集之以爲《七林》，使人讀未終篇，往往棄之几格。柳子厚《晉問》，乃用其體，而超然別立機杼，激越清壯，漢晉諸文士之弊，於是一洗矣。東方朔《答客難》，自是文中傑出；揚雄擬之爲《解嘲》，尙有馳騁自得之妙。至於崔駰《達旨》，班固《賓戲》，張衡《應問》，皆章摹句寫，其病與《七林》同。及韓退之《進學解》出，於是一洗矣。」其言甚當。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。若其意，則總不能於古人範圍之外也。（《日知錄》卷十九）

【古人不爲人立傳】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，蓋史體也。不當作史之職，無爲人立傳者，故有碑、有誌、有狀而無傳。梁任昉《文章緣起》言傳始於東方朔作《非有先生傳》。是以寓言而爲之傳。韓文公集中傳三篇，《太學生何蕃》、《圻者王承福》、《毛穎》。又有下邳侯革華傳是僞作。柳子厚集中傳六篇：《宋清》、《郭橐駝》、《童區寄》、《梓人》、《李赤》、《蝨蝨》。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。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，《毛穎》、《李赤》、《蝨蝨》則戲耳，而謂之傳，蓋此於稗官之屬耳。若段太尉則不曰傳，曰逸事狀，子厚之

不敢傳段太尉，以不當史任也。自宋以後，乃有爲人立傳者，侵史官之職矣。（同上）

吳景旭

【元和脚】 楊升庵曰：「柳宗元詩，『柳家新樣元和脚』，言字變新樣而脚則元和也。脚蓋懸鉞垂露之體耳。」

吳旦生曰：此劉賓客答柳儀曹詩，而升庵直以爲柳詩，誤矣。《復齋漫錄》云：「子厚寄劉夢得詩：『書成欲寄庾安西，紙背應勞手自題；聞道近來諸子弟，臨池尋已厭家雞。』蓋其家有右軍書，每紙背庾翼題云：『王會稽六紙。』其詩謂此也。故夢得有酬家雞之贈，乃答前詩也。」（《歷代詩話》卷四十九）

【桃笙】 《復齋漫錄》曰：「東坡論子厚詩，『盛詩一失貴反賤，桃笙葵扇安可常。』不知『桃笙』爲何物，偶閱《方言》：『簾，宋、魏之間謂之笙。』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簾也。按：段公路北戶錄云：『瓊州出紅藤簾，方言謂之笙。或曰簾條，又曰行唐。』沈約奏歛令仲文秀恣橫云：『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。』東坡何亦忘此邪？」

吳旦生曰：《方言》，「簾」與「符簾」，原分二條。……《夢溪筆談》云：「趙韓王治第蓋屋，皆以板爲簾，上方塼甃之，然後布瓦。一云覆舟簾，則符簾之非簾明矣，復齋何得混引！況東坡偶爾見遺，復齋乃欲以一二記憶與之折角邪。……《中州集》朱師美詩：『葵扇風未來，桃笙汗初浹。』蓋用子厚語也。（同上）

【趁墟】 柳子厚《柳州峒氓》詩：「綠荷包飯趁墟人。」

吳旦生曰：舊言聚落相近，期其旦集，交易闐然，其名爲「虛」。後觀《青箱雜記》云：「嶺南謂村市爲虛。凡市之所在，有人則滿，無人則虛。嶺南村市滿時少，虛時多，謂之爲虛，不亦宜乎。」據此，則古語曰「市朝滿而夕虛，正此虛字也。」子厚《童區寄傳》云：「之虛所賣之。」王荊公詩：「花間人語趁朝虛。」黃山谷詩：「人集春蔬好趁虛。」陸放翁詩：「趁虛茶嬾鬪旗槍。」馬虛中詩：「避社燕歸楊柳合，趁虛人散鷺鷥來。」嚴正卿詩：「趁虛人去市橋靜，罷釣翁歸谿水清。」至於楊孟載《荷葉詩》：「谿友裁巾幘，虛人作飯包。」乃用子厚語。（同上）

【了欸】楊升庵曰：「朱子辨證柳宗元詩『欸乃一聲山水綠』。注：欸乃，一本作襖靄。按欸音靄，乃音襖，近日倒讀之，誤矣。項氏《家說》云：劉蛻文集有《湘中靄迺歌》，劉言史《瀟湘詩》有『閒歌曖迺深峽裏』，靄迺也，欸乃也，皆一事，但用字異耳。此雖字音之微，而襖靄當作靄襖。自朱子始正世俗倒讀之誤。靄迺、欸乃，自項平菴始正前人混淆之失。」

吳旦生曰：黃山谷謂，元次山《欸乃曲》，欸音靄，乃湘中節歌聲也。次山集音注亦云：棹舟之聲。《嘯餘譜》云，是漁歌。張邦基以爲嶺外之音，非也。《冷齋夜話》作鶯音襖靄，合二字書之，其說益紛。升庵以爲欸音靄，乃音襖，是矣。據《說文長箋》云：了欸，船艣搖曳聲。有《了欸歌》。譌作乃欸，又倒其詞作欸乃，謬甚。然則字當從《說文》，而音即當作襖靄。此柳集注云一作襖靄，亦有據也。山谷之於元集亦如之。字作欸乃，蓋俗寫之譌，升庵屢證之而實未確考耳。《字彙》云：「篆作了，象氣出之難也。籀又作𠂔。」（同上）

【國老】 柳子厚詩：「蒔藥閒庭延國老，開尊虛室值賢人。」

吳旦生曰：《埤雅》：藟，大苦，今之甘草是也。杭州小說，甘草，市語國老。然此不可謂市語，確有至理。按本草云：甘草一名國老，解百藥毒。安和七十二種石，一千二百種草，故號國老之名。國老者，賓師之稱，蓋藥有一君、二臣、三佐、四使，甘草又其賓師也，故藥罕不用者。雖非其君，而君實宗焉。（同上）

【高春】 柳子厚詩：「空齋不語坐高春。」

吳旦生曰：《淮南子》：日經於泉鴈，是謂高春；頓於連音爛石，是謂下春。注云：尚未冥，上蒙先春曰上春；將欲冥，下蒙悉春曰下春。姚令威引此注云：虞淵，地名。高春，時始戌，民確春時也。連石，西山名。言將暝，下民悉春，故曰下春。李君實云：治粟者，落杵曰春，日之經天，自日禺中至日哺，皆橫過，再向晚，則日影旁射側落，如春者直下其杵，故高春，曰下春，言日落之漸次也。梁元帝詩：「斜景落高杵。」李義山詩：「紅燭近高春。」薛能詩：「隔谿遙見夕陽春。」或云見春米，非也。王僧孺《致仕表》云：「高春之景一斜，不周之風忽至。」（同上）

【煙樹】 柳子厚《別弟宗一》詩云：「欲知此後相思夢，長在荆門郢樹煙。」

吳旦生曰：墅談稱：此詩無一字不佳。竹坡老人乃謂：夢中焉能見郢樹煙？欲易「煙」以「邊」，又以犯第二句江邊。而改云：「欲知此後相思處，望斷荆門郢樹煙。」此真癡人前說不得夢也。不知天下夢境極靈極幻，疑假疑真，著一「煙」字綴之，使模糊離迷於其間，以夢爲體，以煙爲用，說出一種相

思況味，詩人神行處也。如太白詩：「相思若煙草，歷亂無冬春。」蓋善說相思，無如煙樹、煙草矣。
(同上)

邱維屏

《桐葉封弟辯》 議論段段摧心破的，全要看他出之婉轉聳快，龍行虎逐步驟絕佳處。(《文章軌範》評語卷二)
《與韓愈論史書》 如此辨論，乃極精極強，無一字放空處。然在辨論家，要看他有體度處，不似世人逼窄，有門口景狀；文章家，要看他在事理情中，轉換出收縱緊緩來，非鑿空硬頓放，不中聽者心解。
(同上)

《晉文公守原議》 只一口氣直下，作段段轉煞轉緊，精力萬倍。(同上)
《送薛存義序》 議論亦平常所知，只是筆力出語杰然悍然。(同上卷五)
編者按：邱氏爲柳文所加眉批，此處從略不錄。

施閏章

【前輩獎進】 韓文公愈、柳柳州宗元、李尚書翱、皇甫郎中湜，皆以引接後學爲務。楊祭酒□尤深于獎善，得一佳句，終日在口，人以爲癖，終不易初心。見《因話錄》。(《蘧齋詩話》)

尤侗

【乞巧文序（節錄）】予讀柳州《乞巧文》：「僂僂半夜，失望而歸。輒爲絕倒。豈非「抱拙終身」正在吾輩耶？抑天孫送巧，偏賜女郎也？乃命家人以酒脯瓜果設席上，而予爲之辭。雖然，予文先拙，安望巧來，尙賴天孫以七襄之手潤色之，爰拜手稽首以告。」（《西堂雜俎》初集卷三）

【感士不遇賦（節錄）】何人心之不測兮，乃報德而以怨。嘉柳州之執誼兮，昌黎稱其急難。痛白醜之傾危兮，衛公感而三歎。邇黃虞之日遠兮，追古人而不作。（同上二集卷一）

【宋荔裳文集序（節錄）】柳州之與昌黎論史也，曰：「周公史佚，雖記言書事，猶遇且顯也。不得以《春秋》爲孔子累。」「司馬遷觸天子，班固不檢下」，雖不爲史亦敗。「左丘明以疾盲」，「子夏不爲史亦盲，不可以是爲誠。」誠篤論矣。（同上二集卷二）

【題阮亭遊記（節錄）】謝康樂伐道以游，而五言之外不能作記；柳子厚作記妙手，而所游僅一丘一潭之微。山川文字，每有不同值者，豈非恨耶！（同上二集卷四）

王夫之

【詠史二十七首（其二十二）】子厚縣崖題壁，昌黎華岳投書；小人可使有勇，君子其蔽也愚。（《薑齋詩集》卷一）

王伾、王叔文以邪名古今，二韓、劉、柳皆一時之選，韋執誼具有清望，一爲所引，不可復列於士類。惡聲一播，史氏極其貶誚，若將與趙高、宇文化及同其凶逆者。平心以考，其所爲亦何至此哉！自其執政以後，罷進奉、宮市、五坊小兒，貶李實，召陸贄、陽城，以范希朝、韓泰奪宦官之兵柄，卓德宗末年之亂政，以快人心，清國紀，亦云善矣。順宗抱篤疾，以不定之國儲嗣立，諸人以意扶持，而冀求安定，亦人臣之可爲者也。所未審者，不能自量其非社稷之器，而仕宦之情窮耳，初未有移易天位之姦也。於時宦官秉德宗之危病，方議易儲，以危社稷。順宗瘖而不理，非有夾輔之者，則順宗危，而憲宗抑且不免代王言，頌大政，以止一時之邪謀，而行乎不得已，亦權也。憲宗傳位之定，雖出於鄭絪，而亦俱文珍、劉光琦、薛盈珍等諸內豎，修奪兵之怨，以爲誅逐諸人之地，則韋執誼之驚，王叔文之憂色，雖有自私之情，亦未嘗別有推奉，思搖國本如謝晦、傅亮之爲也。乃史氏指斥其惡言若不勝，實覈其詞，則不過曰采聽謀議，汲汲如狂，互相推獎，憫然自得，屏人竊語，莫測所爲而已。觀其初終，亦何不可測之有哉？所可憎者，器小而易盈，氣浮而不守。事本可共圖，而故出之以密謀；本無他奇，而故居之以險。膠漆以固其類，亢傲以待異己。得志自矜，身危不悟。以要言之，不可大受而已矣。因是而激盈廷之怨，寡不敵衆，謗毀騰於天下，遂若有包藏禍心，爲神人所共怒者，要亦何至此哉？伾、叔文誠小人也，而執誼等不得二人，不足以自結於上；伾、叔文不得於牛昭容、李忠言，不足以達於篤疾之順宗。嗚呼！漢、唐以後，能無內援而致人主之信從者鮮矣。司馬溫公之正，而所資以行志者太后；楊大洪之剛，而所用以衛主者王安。蓋以處積亂之朝廷，欲有所爲，難矣，已而就